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一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甯四年三月丙戌朔上批聞太原府有鄉村婦人數
千叫號入府門納農器未知虛實其調發荒堆夫速放
散令河東緣邊安撫司體問其事安撫司言無之又
詔陝西轉運使修婁城等堡寨其見科買物並權罷
丁亥判太名府韓琦言懷州災傷最甚自春下戶闕食
近申轉運司貸以米粟已下諸縣支給而提舉常平倉
司指揮罷給止令轉運司以省倉米賑貸上批方今河
北有災傷甚處省倉歲計有限必不能多賑給常平廣
惠倉斛斗須相兼支借令河北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司

覺察州縣無得阻抑人戶不盡支散致逃移失所

夔

州路轉運司孫桷張詵言杜安行等奏討平夷賊斥地

七百里獲鎧甲器仗三百糧六百餘石見安集夷戶佃

蒔起輸租賦詔遣著作佐郎章惇乘驛同轉運司制置

以聞又詔夷賊梁承秀李光吉雖已授首尙有王袞

未獲可令轉運司速選人擒捕及諭使歸首

六年二月未御批可

考

中書欲支章惇見任料錢添支并給驛券上批惇

已請添支又請驛券恐礙條貫檢嘉祐以來至近歲例

呈馮京言近方有此例王安石曰嘉祐治平已有例且

陛下患人材難得今無能之人享祿賜而安逸有能者

乃見選用奔走勞費而與無能者所享同則人孰肯勸

而爲能如惇以才選令遠使極邊豈可惜一驛券縱有

條貫中書如臣者亦當以道揆事佐陛下以予奪馭羣

臣不當守法況有近例上曰有例須支與兼其所得不

過數百錢不為多也

四月二日丁亥罷惇行

先是李承之薦惇於

安石安石曰聞惇極無行承之曰某所薦者才也顧惇

才可用耳素行何累焉公試與語自當愛之安石見惇

惇素辯又善迎合

安石大喜恨得之晚

此據邵伯溫見聞錄或移入四

月丁亥

免河東運糧草入西界義勇強壯捉生戶今年

兩稅支移折變仍免一料和糴支移義勇凡一萬五千

人其逃亡者五千餘人並放罪令復業及權倚閣隨軍

係役人未納殘稅從轉運使韓鐸奏也

權發遣延州

趙嵩言西賊犯撫甯新築堡不守將士千餘人皆陷沒

上閱奏閔然曰近遣人至婁城探視來見所築堡殊不

堅完但一土牆圍爾固已憂之今果亾千人邊城舉動
後宜深戒也先是高奏二月甲戌賊圍撫甯折繼世高
永能等重兵駐細浮圖去撫甯咫尺婁城兵勢尙完种
諤在綏德城節制諸軍若令永能等會婁城兵與撫甯
相應賊必奔潰聞諤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悸不
能下筆顧轉運判官李南公等涕泗不已乃追折繼世
兵回方議戰守賊已得志而歸前此臣數與韓絳言諤
繼世皆不可用恐貽朝廷憂而絳不聽也達時爲鄜延
路都監永能文崈從孫始諤以兵六千屬永能先驅入
銀川婁城五戰皆克

新舊紀於丙戌日並
書夏人陷撫甯堡

戊子上已假上召二府對資政殿出陝西轉運使奏慶
州軍亂示之上深以用兵爲憂文彥博曰朝廷施爲務

合人心以靜重爲先凡事當兼采衆論不宜有所偏聽
陛下卽位以來勵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蓋更張之過也
祖宗以來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之處耳
上曰三代聖王之法固亦有弊國家承平百年安得不
小有更張王安石曰朝廷但求民害者去之有何不可
萬事類墮如西晉之風茲益亂也吳充曰朝廷舉事每
欲便民而州縣奉行之吏多不能體陛下意或成勞擾
至於救敝亦宜以漸上頷之彥博又言行交子不便上
曰行交子誠非得已若素有法制財用旣足則自不須
此今未能然是以急難不能無有不得已之事馮京曰
府界旣淤田又修差役作保甲人極勞敝上曰淤田於
百姓有何患苦比令內臣拔麥苗觀其如何乃取得淤

田土視之如細麪然見一寺僧言舊有田不可種去歲以淤田故遂得麥兼詢訪隣近百姓亦皆以免役爲喜蓋雖令出錢而復其身役無追呼刑責之虞人自情願故也彥博曰保甲用五家爲保猶之可也今乃五百家爲一大保則其勞擾可知上曰百姓豈能知事之曲折知計身事而已但有實害及之則怨有實利及之則喜雖五百人爲大保於百姓有何實害而以爲勞擾乎安石曰交子事誠如陛下言之非得已然陛下宜深思財用不足人材未有足賴者於邊事姑務靜重而已若能靜重以待邊事則夷狄未能爲患於是可以用修內政內政已成人材足用財力富強則爲之無不可者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

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爲
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上曰士大夫豈
盡以更張爲非亦自有以爲當更張者安石曰法制具
在則財用宜足中國宜彊今皆不然未可謂之法制具
在也彥博曰務要人推行爾安石曰若務要人推行則
須搜舉材者而糾罷軟偷惰不奉法令之人除去之如
此則人心豈能無不悅如趙子幾在府界案一王愷有
濫有贓而近臣乃或以子幾案愷爲刻薄小人不當獎
用上下相扇爲苟且不欲奉法類多如此則誰肯推行
法制者陳留一縣因趙子幾往彼修保甲發舉強劫不
申官者十二次以數十里之地而強劫不申官者如此
其多則人之被擾可知矣條保甲乃所以除此等事而

議者乃更以爲擾臣所未喻也然更張事誠非得已但更張而去害則爲之更張而更害人則不可爲又有事誠可爲而時勢之宜未可以爲者如討夷狄拓邊境於今時事之宜是未可爲者也且禮記以爲事前定則不跲今天下事要須前定不可臨時爲人論議所移也舊紀書戊子慶州廣銳軍叛已丑詔叛兵歸首免罪惟首惡不赦辛丑詔得叛兵降者賞如斬級新紀但書慶州廣銳卒叛乙未平之是日安石又爲上論呂大防不能了延州

上曰大防不如趙卨又曰郭逵可用但韓琦惡逵耳又論种諤曰是所謂事成而卿不成而烹者也陛下計利害與諤異彥博因毀諤安石曰諤若委以兵三二千令出入境上擾擊蕃部卽似可用顧不可純倚仗也上曰用諤如馬隆卽無傷

已丑遣內侍李舜舉往環慶路詔經略司曰兩營軍士必非盡同謀父兄子弟難盡監守宜止推究首謀者家屬處置其餘父子兄弟毋得監守其務安存慰諭之應被脅從如能歸首皆免其罪如能執殺元結連之人當議厚賞其已擒獲卽具得賊之人馳驛以聞當於例外行賞

庚寅詔諸路置學官州給田十頃爲學糧元有學田不及者益之多者聽如故仍置小學教授凡在學有職事以學糧優定請給又詔中書五路舉人最多處惟河

南府青州已置學官餘州皆選置教授以蔡州觀察推

官陸佃等爲之
選陸佃等在
辛卯今并書

條例司言欲令諸路轉

運司具屬州繁劇縣分主戶二萬以上增置丞一員以

幕職縣令人充從之

麟府路承受蕭汝賢等言宣撫

判官呂大防相度存新修堡寨留三千人防托有軍士數百人誼訴於大防帳前不能禁斬一人而後定今所修寨實無益望早處分詔河東經略司并王慶民依所受宣撫司指揮運第一寨糧草樓櫓等於神堂寨移兵馬近裏駐劄先是韓絳奏河外所修荒堆寨久遠不可守已令廢拆且抽兵回而大防獨不肯絳因使大防以便宜往相視大防又遷延麟州不卽往大風雨役人暴露終夜叫號河外官皆以爲言王安石白上曰朝廷使宜只付韓絳豈可轉付大防欲戒大防凡事當申宣撫司毋得徑行荒堆寨乞令毀拆如宣撫使指揮上疑大防方往相視安石曰若不決然可棄絳豈肯如此不須

埃大防報也上既手札諭大防乃降是詔

此據呂大防家所藏三月

四日御札并王安石日錄刪修

上謂安石曰綏麟通路在理可為但种

諤倉猝故不能終其事爾安石曰西夏未甯不害聖政

民力困敝實可憂今陛下卽位數年閱天下義理日多

求治之心日篤邪說蔽欺日益照察如此何憂不治朝

廷既治遠人自賓如尙偏彊沙漠但當蓄財養力考擇

人材一舉破之豈但綏麟通路而已

通綏麟路云云並據舊錄朱本削去

并載棄婁城後今仍存此詔樞密院鄜延种諤燕達涇原周永清

王甯劉慶种詒環慶种診任懷政秦鳳向寶劉舜卿麟

府王文郁許咸吉曹偃張居等十四頭項兵馬各曾出

畧遇賊並有斬獲其得功將校契勘速與行賞

此據御集乃三

月五日考詳十四人官職及功勞畧附見

辛卯上批已降指揮依韓絳所奏罷河外所修荒堆三
泉寨并追回吳堡屯兵仍令河東轉運司速指揮諸處
見役強壯義勇人夫悉令放散自今合用人夫須奏聽
朝旨方得差發遂詔陝西河東經略司轉運司若軍期
急速須調夫役奏稟不及方得據實數差訖以聞遣
屯田員外郎周之純相度廣南東路均納丁米所過州
縣有奉行新法不職者體量以聞馮京曰數遣使不便
不如卽與一監司名曰王安石曰數遣使極無害可以
試人材今未試而與監司則可惜上以爲然旣三月乃
命之純權發遣本路提點刑獄周之純未詳邑里均納
其事當考詳周之純相度後如何施行除提刑在六月
十四日彭汝礪誌金君卿墓云丁米不均積爲廣民患
使者議論反復更六七人未定及君卿爲轉運使搜括
隱丁人始無幸免分上中下三等富者多取之而不爲

虐貧者寡取之而易給人乃以爲平
按此則周之純初未曾了得此事也

壬辰宣徽南院使雄武軍留後郭逵判永興軍初命王
廣淵自慶移永興及廣銳兵叛朝廷憂之乃罷廣淵而
更用逵時叛兵散擾關中長安城守逵至則撤警去備
追巡邏兵皆還惟以重賞募吏卒入山谷擒盜人情乃
安 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李肅之同提舉在京諸司
庫務江淮發運使天章閣待制薛向權發遣三司使向
職未至學士而賜以金帶示特恩也 詔遼州官吏免
劾罪仍賜知州司農少卿李宏敕書獎諭以河東路體
量范育言昨本路舉兵出畋惟遼州約民力所勝而餽
不失期轉運使猶以科調不如數而劾官吏乞從矜貸
故也 詔陝西河東路經略司招納蕃部須簡閱團結

强壯人令著生業平居不蠹邊儲緩急可以禦敵自今來者有保任無姦詐卽依例與銀絹安存亦勿復遣人深入招誘

新陝西河東路宣撫司勾當公事朱迪請對詔迪罷行

癸巳改迪知陝州

二月乙丑不遣李崇貴

命龍神衛四廂都指

揮使昭州防禦使涇原副都總管張玉陝西招捉賊盜入內副都知宣政使陵州團練使張若水副之應會合捕盜官並聽節制若水至陝西則叛兵已潰散玉亦歸

涇原矣

賊已潰散玉歸本路此據御集

甲午上批樞密院言保甲擾人事令王安石體量虛實安石以爲問得頗有之爲姦人扇惑恐刺爲義軍故也欲令提點司人分頭撫諭馮京言不須以五百人爲一

保管仲內政寄軍令亦只是五人爲一保上欲且罷都
保正安石曰不須罷都保正保正非所以致人不安也
上言久遠須至什伍百姓爲用募兵不可恃安石曰欲
公私財用不匱爲宗廟社稷久長計募兵之法誠當變
革不可獨恃上曰密院以爲必有建中之變安石曰陛
下躬行德義憂勤政事上下不蔽必無此理上問建中
所以致變安石曰德宗用盧杞之徒而疎陸贄其不亡
者幸也據日錄於三月九日載此事合附見更埃考詳
參照陳瓘論曰安石云非什伍其民而用不可以時樞
致治強蓋安石欲變募兵宿衛之法故其言如此密院言因置保甲有截指斷腕者安石初以爲然旣旬
日更白上曰臣召問開封差役公人以爲保甲皆人情
願無不便者實不如樞密院言又得趙子幾奏推究截